

# 古人把避暑消夏做成了诗情画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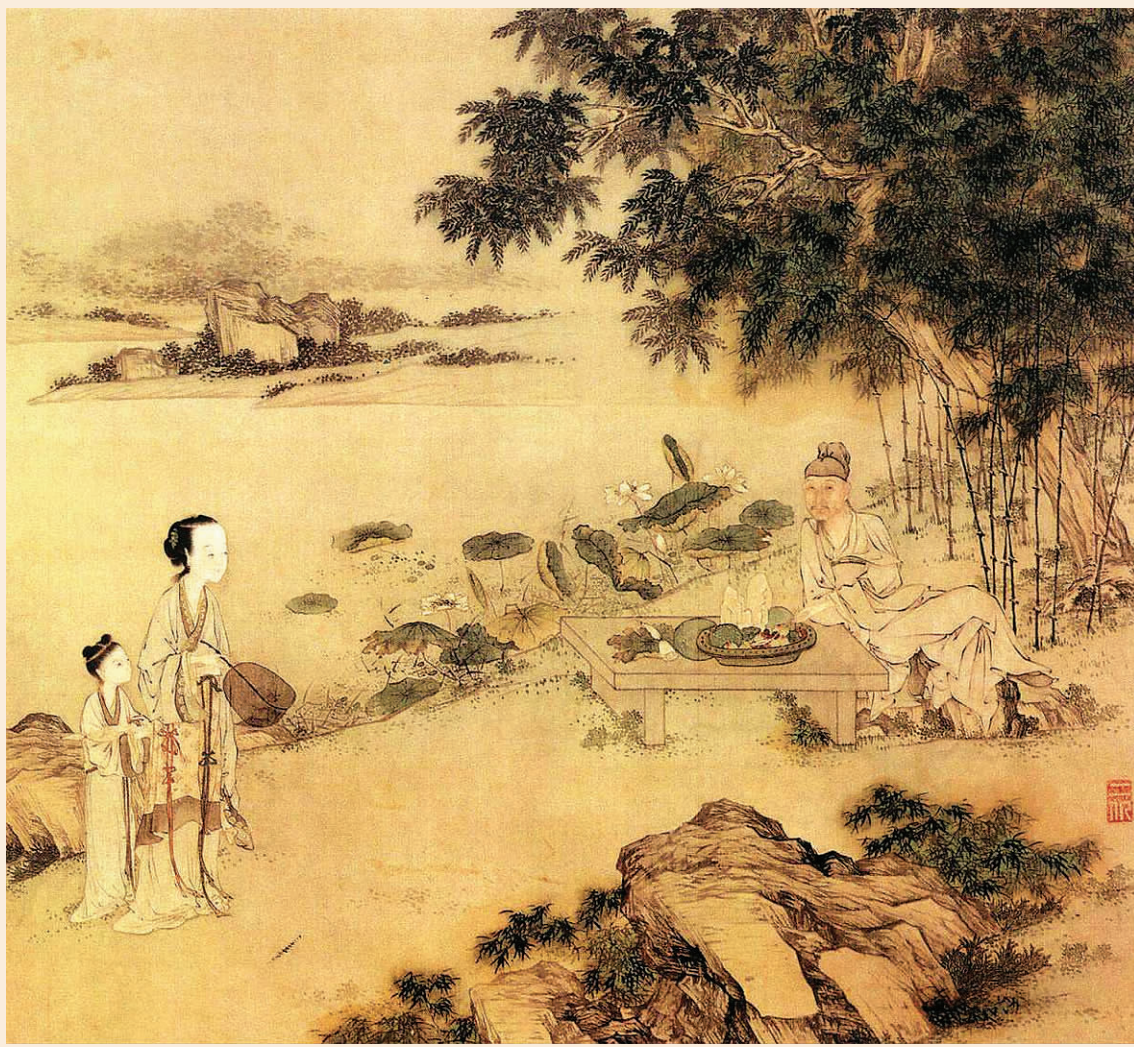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 陈晓黎

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民谚有云“头伏日头二伏火，三伏无处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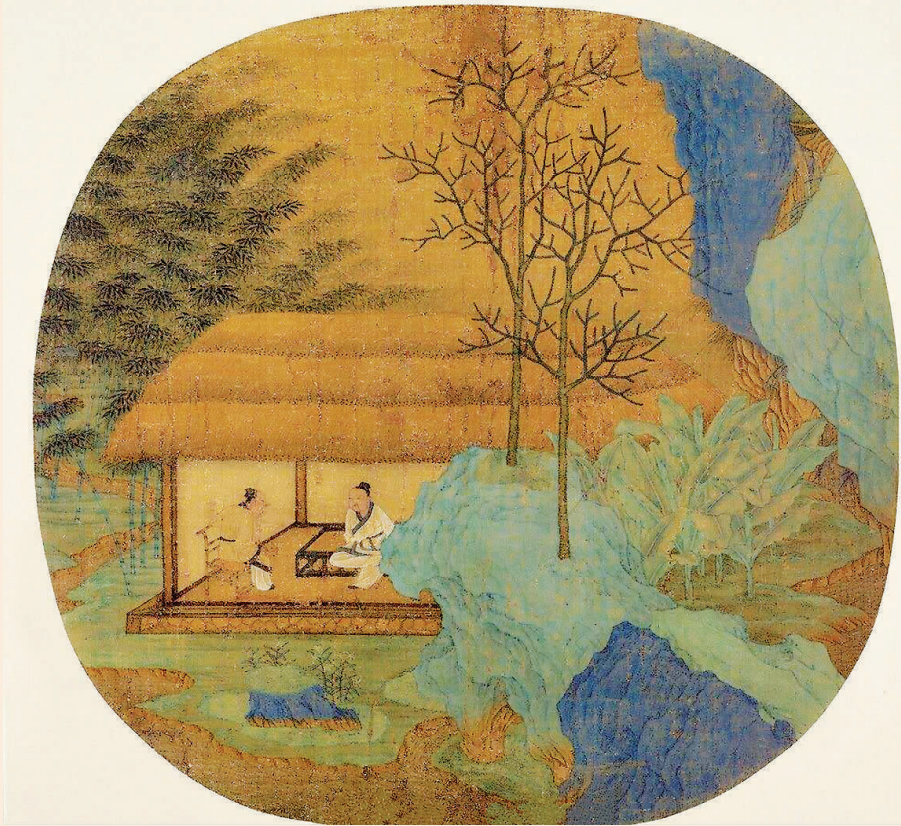
“三伏”每年出现在阳历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段时间。《阴阳书》记载：“从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，第四庚为中伏，立秋后为后伏，谓之三伏”。东汉繁钦《暑赋》有云：“林钟纪度，祝融司节。大火飘光，炎气酷烈。沉阳腾射，滞暑散越。区寓郁烟，物焦人渴。煌煌野火，喷薄中原。翕翕盛热，蒸我层轩。温风溟溟，动静增烦……”

白居易《消暑》：“永日不可暮，炎蒸毒我肠。白居易叹“头痛汗盈巾，连宵复达晨。”

——编者的话



左图：莲塘纳凉图（清）金廷标



上图：草堂消暑图（宋）佚名

## 王维独坐幽篁里 李白脱巾挂石壁

暑热难消，避之何方？白居易自问自答：“何处避暑？林间背日楼。何处好凉？池上随风舟。”

王维在陕西终南山中建了竹里馆，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

李白虽也推崇山林避暑，但他显然属于率真旷达的自然派：“懒摇白羽扇，裸体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

秦观则喜欢独处池畔柳荫下，支张床吹凉风：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

刘禹锡的《刘驸马水亭避暑》诗，道出了山水水榭之外，另有一个奢华的去处——水亭：“千竿竹翠数莲红，水阁虚凉正夏中。琉璃盏内凝冰酒，水晶帘莹更通风。”

诗中的“水亭”，便是唐代王公贵族的“空调房”。史料记载，远从先秦时起，皇室、贵族便孜孜不倦于打造适合酷暑居住的“夏房”。汉时皇宫中建有“清凉殿”、“延清室”。佚名古籍《三辅黄图》中

记载，清凉殿“以画石为床，文如锦，紫琉璃帐，以紫玉为盘，如屈龙，皆用杂宝饰之。”“又以玉晶为盘，贮冰于膝前。”还有宫人摇扇，制冷效果据说可达到“中夏含霜”。

到了刘禹锡所处的唐代，宫中已有了利用自然水降温的“含凉殿”。此殿傍水而建，殿中安装了类似水车的机械传动设备，采用冷水循环的方法，以流水转动扇轮，扇轮转动产生风力，将冷气传进殿中，形成了“水激扇车，风猎衣襟”的效果；同时在殿的四檐装上水管，把水引上屋顶再任其沿檐直下，形造水帘，循环往复，激起凉气。《唐语林·豪爽》记载，含凉殿“阴沉沉吟，仰不见日，四隅积水成帘，洒洒含凉”。民间达官贵人效仿其原理，自建“水亭”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

到了明代，“凉屋”的建设进入了寻常百姓家，明朝文人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对此有精彩描述：“一堂之中开七井，皆以镂刻之，叠置之，夏日坐其上，七井生凉，不知暑气。”时至今日，这种厅堂中掘井的“土空调”，在江浙皖一带保存下来的明清古民居中，还能常看到。

## 冰鉴冰酪酸梅汤 沉李浮瓜冰雪凉

“帝城六月日停午，市人如炊汗如雨。卖冰一声隔水来，行人未吃心先开。”宋朝诗人杨万里的这首诗，记录的是炎炎暑日里帝城街巷间小贩叫卖冰块的情形。

古人很早就懂得储冰、用冰，历史悠久可追溯到约2500年前。周朝时有一个重要的官职叫做“凌人”，就是专门执掌“冰权”。《周礼·天官·凌人》记载：“凌人，掌冰；正岁十有二月，令斩冰，三其凌。”“凌人”掌管的部门叫做“冰政”，编制约有80人，负责斩冰、藏冰、启冰、颁冰。寒冬腊月，夜深人静，他们开始在冰冻的河面上切割天然冰块，等到天亮，运至名叫“凌阴”的冰窖中储存。冰窖通常会挖到地下2米多深，四周围上一道土墙，严格隔热。如此保存到夏日的冰块，价值堪比黄金，由“冰政”部门负责制作成冷饮，专供皇家享用。作为对臣子的嘉奖，皇帝会在三伏盛夏举行赐冰大典，论功行赏。“食肉之禄，冰皆与焉”，只有有资格吃肉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员，才有资格在夏天使用冰块，这种特权，一直沿用到清朝。

周朝时甚至还有冰箱——“冰鉴”，1978年发掘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中便曾出土了一件精美的原始冰柜——蟠虺铜方鉴。这是一种设计精巧、铸造精工方尊置于方鉴正中，方鉴有镂空花纹的盖，盖中间的方口正好套住方尊的颈部。鉴的底部设有活动机关，牢牢地固定着方尊。鉴与方尊之间有较大的空隙，可盛放冰块、食物。春秋末期，诸侯喜欢在宴席上饮冰镇米酒。《楚辞·招魂》中有“挫冰冻饮，酌清凉些”的记述，就是赞赏冰镇过的糯米酒，喝起来既醇香又清凉。

冰食的普及，应归功于隋唐时的“冰商”，也就是商业性的藏冰户。他们冬日采冰，夏日时便走街串巷叫卖冰块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就说汴梁城在六月

的时候，巷陌路口、桥门市井都可以方便地买到“冰雪凉水”。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喜欢自己动手，敲冰块滤冰水做冰食兼赋诗一首。杜甫有一首五律《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，晚际遇雨》：“落日放船好，轻风生浪迟。竹深留客处，荷净纳凉时。公子调冰水，佳人雪藕丝。片云头上黑，应是雨催诗。”苏轼也有《菩萨蛮·回文夏闺怨》：“柳庭风静人眠昼，昼眠人静风庭柳。香汗薄衫凉，凉衫薄汗香。手红冰碗藕，藕碗冰红手。郎笑藕丝长，长丝藕笑郎。”

唐朝时流行用水果和清热解暑的草药熬成一种叫“饮子”的饮料，长安街头“饮子店”很多。饮子里加入冰块，生意兴隆。宋朝时的“雪泡梅花酒”也是消暑佳品。另外，利用冰雪、深井来冰镇时鲜瓜果，自然也是少不了的。苏轼《忆王孙》里写小姐用冷藏的梨子和瓜来消暑：“风蒲猎猎小池塘，过雨荷花满院香。洗李浮瓜冰雪凉。竹方床，针线慵拈午梦长。”还有奶酪、酥山，将奶酥加工至松软近乎融化，然后在盘子之类的器皿上，滴淋出山的形状，再经过冷冻定型。经冷冻的酥山，如同霜雪或冰晶，牢牢黏在盘子上，吃起来“非因非饼；触齿而便消，是津是润”，跟今天的冰淇淋极为相似。

到清代，藏冰高度发达，什刹海、中南海、城外护城河边上就有数十处大冰窖，冰价亲民。4月立夏这天打开冰窖以后，市面上就开始有人卖冰，卖冰者“手二铜盖造之”。其声碌碌，曰冰盖，而且为了让冰块不会迅速消融，还以“绵衣盖护”。徐渭旅居北京时也有诗咏道：“门前铜盖呼人急，却是冰儿来卖冰。于喉似火逢薪热，一寸入口狂烟灭。”清朝头号冷饮是酸梅汤，清初赵钧彤的“乱打残冰盏内盛，梅汤被及渴时倾”，清中叶郝懿行的“铜碗声声街里唤，一瓯冰水和梅汤”，道光末年杨静亭的“炎伏更无虞暑热，夜敲铜盖卖梅汤”，说的都是酸梅汤。



纨扇仕女图局部（明）唐寅



竹梧消暑图（明）仇英

## 扇子瓷枕竹夫人 半窗一枕五更风

古人消暑的器物中，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扇子功居第一。早在原始社会，古人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已会随手取植物叶或禽羽，用来遮阳生风，名曰障日，这便是扇子的雏形。晋代崔豹的《古今注·舆服》有记：“五明扇，舜所作也。既受尧禅，广开视听，求贤人以自辅，故作五明扇焉。秦、汉公卿，士大夫，皆得用之。魏、晋非乘舆（皇帝）不得用。”虞舜作五明扇，以张开的姿态，表明兼听不同的意见，渴求贤才、海纳百川、包容万物的姿态，这是扇子最初的意义。到了魏晋之时，扇子成了皇帝专用的礼仪之具，又叫“仪仗扇”。此后，扇子渐渐从地位和权利的象征转变成成为消暑的器具、传情的礼品、随身的珍玩，成了风流儒雅的象征，逐渐演变成功用与审美兼具的独特文化意象。

班固的《竹扇》有云：“供时有度量，异好有团方。来风堪避暑，静夜致清凉。所以古人又称扇子为“摇风”、“凉友”或“快哉风”。秦汉以后，扇子的形制主要有方、圆、六角等形，扇子的面料采用丝织的绢素，由于宫中用得最多，故又称“官扇”。隋唐之后，羽扇与纨扇大量出现，文人墨客视其为“怀袖雅物”，与扇子有关的诗词大量出现。杜牧的《秋夕》写道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开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宋以后，折扇渐渐流行。北宋诗人朱载堉有咏扇诗云：“宫纱蜂赶梅，宝扇鸾开翅。教折聚清风，一捻生秋意。摇撼玉母轻，象象琼枝细。莫解玉连环，怕作飞花坠”。至明清时期，浙江、苏州、四川等地盛产折扇，题字作画亦兴于此。于是本来用于扇风去暑的扇子，渐渐有了器物之外的艺术价值和意义。文人墨客手执一扇，别出心裁，依据扇面形状绘出千姿百态的图画，配以诗词美文，一开一收间，那扇子上展露的，便是气质，也是身份，更是文化品位的象征。

从文人书画扇这一主流，分出以黑纸扇、游鉴图扇和戏画扇为典型的工艺扇，以及女用的米扇。从扇本身出发，又有扇袋、扇坠和扇盒等附属的工艺品种。早在唐代，中国绢扇就传入日本，并在日本宫廷内流行。16世纪初，中国折扇经由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传入欧洲，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俗和宫廷礼仪。

和扇子一样，瓷枕的风行，很快成为集造型、绘画、诗文于一身的时尚，不单有寝卧、号脉、辟邪、冥用等实际用途，还兼有观赏、把玩、陈设、收藏等审美价值。在能工巧匠手下，瓷枕种类繁多，造型优美，有几何形枕、兽型枕、建筑形枕、人物形枕等；制作工艺上发展出刻、划、剔、印、堆塑等多种技法，装饰纹样也多彩多姿，较为普遍应用的纹饰有动植物纹、人物纹、山水纹、文字纹等。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定窑孩儿枕就是一价值连城的珍品。此枕为一卧式男童，他双臂环抱，伏卧在木榻上，头侧垫在左臂上，右手拿个绣球，双脚交叉翘起，一副天真顽皮的神态。胖胖的圆脸，双目炯炯有神，身着长袍，外穿坎肩，下着长裤。衣纹线条和衣着、木榻上的刻花装饰简洁流畅。加上定窑白润的色调和质感，给人以自然恬静、雅致高洁的艺术感召力。据说，乾隆皇帝就非常钟爱瓷枕，有一次得到了一件孩儿枕后，诗兴大发，题了一首诗：“瓷枕通灵气，全藉珉与珊。眠云浑不觉，梦蝶更应安。”

更有意思的是，瓷枕虽仅方寸之地，却是任谁都要每天看上几眼的寝具，于是便有了睡前读物的功能。将诗词歌赋装饰在瓷枕上，赋予瓷枕风雅趣味，是宋金时期中国北方民窑磁州窑的首创。人们在枕上绘画题字，或故事戏文，或诗词歌赋，或格言警句。比如“左难右难，枉把功名干。烟波名利不如闲，到头来无忧患。积玉堆金无边岸，限来时，悔后晚，病患过关，谁教得贪心汉。”1955年河北出土的一件陶枕，枕面题写一首《如梦令》：“曾醉桃源西宴，花落水晶宫殿。一枕梦初惊，人世光阴如电。飞雁，飞雁，不见当年人面。”

明清以后，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，瓷枕也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，流传下来的瓷枕，也就成为把玩的古董，历史的见证。

竹夫人起于唐，盛于宋，东坡有诗云：“问道床头推竹几，夫人应不解脚脚。”黄庭坚改竹夫人为“青奴”，附诗曰：“青奴元不解梳